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的
短经典

唐朝的天空

李国文

李国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的

短经典

唐朝的天空

李国文

李国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朝的天空/李国文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经典)

ISBN 978-7-02-009471-4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9361 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8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71-4
定 价 26.00 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001	玛丽小姐
064	月食
102	戒之惑
122	涅槃
140	猫不拿耗子
146	淡之美
150	不沉湖
165	卖书记
175	何晏之死
189	嘴巴的功能
204	牵犬东门岂可得
215	曾经沧海难为水
228	嵇康和阮籍
241	唐朝的天空
252	江南才子何其多
273	母校的感觉

玛 丽 小 姐

现在,谁也说不好该拿玛丽小姐怎么办才好了。

在胡同口方家,不,应该说在整个胡同里,从老到小,几乎无人不知玛丽小姐的。

老太太健在时,是她老人家陪着这个玛丽小姐每天出来溜达的。几乎是风雨无阻,天天如此,准八点,那油漆斑驳的翰林府的大门,便唧唧唧唧地开了一条缝,先是玛丽小姐,然后就是校长夫人,一前一后地走出来。准九点,老太太和她的心肝宝贝,已经从后海南沿绕银锭桥回来了。

天天如此,比钟摆还准。

接着,胡同口里的人家,便可听到早先的翰林府那扇沉重的年代太久的大门,又发出一阵唧唧唧唧的声响。也许从此这一整天,大门保持着有涵养的沉默,几乎不大有动静的。

于是,只有悠扬的鸽哨,在天空里忽而近,忽而远地响着了。

这所四合院门口那影壁,和下马石,记录着方家祖先在乾嘉盛世的恩渥隆遇。从前清翰林院方大学士开始,一直到方中儒这位大学校长,胡同口方家在后海这一片,凡老住户都知道那可是真正的书香门第。

后来,前几年吧,每天陪玛丽小姐出来溜达的,变成是

校长本人了。

街坊邻居相信，老太太一准到她的天主那里去了，因为她是个虔诚的教徒，总是到西什库去做礼拜的。

人们也纳闷，方校长体格原不如他老伴，他倒该先走的，结果她把他撇下了。

自从老伴归天以后，他老人家像塌了半边天，身体好像更不顶用了。一天到晚离不了拐杖，精神显然不如从前。每天早晨，颤颤巍巍的他，走两步就得歇口气，玛丽小姐不得不驻足等他，回头看着他。比起他那永远腰板挺直，永远整齐光洁，永远像洋人那样在数九寒天也穿裙子的老伴，他可差得太远。无论应付四合院会出现的问题，还是有关儿女的一些什么事情，老夫子倒总后悔不如他先走：也许因为他从不料理家务的缘故，忙于他的学问，本来事无巨细都是他老伴操心的家务，一下子落到他头上，怎么也照管不过来了。

幸好，并未麻烦他很久。人们再见不到老校长和玛丽小姐一块出现在后海溜达了。

银锭桥头摆烟摊的和修理自行车的老大娘和老大爷都明白：老夫子到天国去找他老伴了。胡同口方家这书香门第的最后一个象征，前后脚随他夫人离开了人世。

再也见不到那真正是来自外国的玛丽小姐，由谁陪着出来溜达了。于是这后海边上，似乎缺了些什么。

人是挺怪挺怪的，习惯了，适应了，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大家讶异了一阵忽然消失了的这对老夫妻以后，一旦哪天方家的什么人，又和玛丽小姐出现在海边垂杨下溜达的话，人们难免又要引起议论，好像挺不顺眼的了。

“老太太、老爷子一过世，儿女们便不把爹妈的心肝宝

贝多么当回事了!”

摇头的,叹息的,唉!唉!这世道啊……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方家人,现在是三兄妹,老大方彬,老二方军,老三方芳,对玛丽小姐的看法、意见以及具体的措施方面,各个想法不尽相同,不能一致。其实也不是天塌地陷的大事,无非有人希望这样,有人喜欢那样,有人想当甩手掌柜,有人不想吃亏罢了。

“怎么办呢?”

“总得有个万全之计,对不对?”

不就是一条叭儿狗吗?

抑或是一条纯种的马耳他叭儿狗,不也是一条狗吗?

姑奶奶叼着一支长长的女士烟,牛仔短裙裹着她那浑圆的臀部,两条秀挺的玉腿,一双跟高得出奇的皮鞋,在方砖铺地的四合院的天井里,像模特儿表演似的,娉娉婷婷地走来走去。“我不认为玛丽小姐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狗,不管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是父母亲的遗爱——”

“用不着你定性——”她丈夫在心里“腹诽”他太太。

“难道你们大家不怕别人笑话吗?”

大家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她大哥、大嫂,二哥和他的情人,以及她那懒洋洋在躺椅上八字摊开的丈夫,都不买她的账,又不得不听她的。

可能觉得她来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不怎么适合吧?

一个非常风流的女人,突然非常严肃起来,有一点点不太谐调。

“瞎来劲!”她丈夫被她拖来参与关于解决玛丽小姐的这个家庭会议,本来满肚子的不乐意。见她这副神气,越发地不高兴,干吗?兴师动众,还真当回事地坐在这儿讨论,

好像一天到晚公家的会还没开过瘾似的，回到家里来接着开，实在荒唐透顶。

王拓心里骂他老婆：臭显，就你能？你也不是一家之主，你上头有两个哥哥，你是嫁出去的人，你凭什么出头管这些事？莫名其妙！充其量，你也只不过具有三分之一的权利和义务而已，瞎张罗！她的全部能量，就在这张罗上。

终于张罗上一个什么协会的秘书长，“末代王朝的奇葩，哦！哦！”

他知道他老婆表现欲极强，热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这种或那种角色。

现在，她在院子里那副当家主事的样子，很像才去世的老爷子，更像前些年归天的老太太。包括她哥哥、嫂子在内，都相信是老爹、老娘把她给宠的。

她逐一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等待着大家的答复。

“怎么着？诸位——”

一表人才的方军，被老爷子笑话成空心大萝卜的电影厂里的导演，却是个天字第一号情种。他本人的爱情故事，按方芳的评论，要比他自己拍的那些烂片子，更卖座些。他在院子里的丝瓜架下，跟他的情人不知在密谈些什么，院子里的讨论他并不关心。

这位目前和他同居着的女演员，半点也不漂亮，全家人弄不明白，他会如此迷上菲菲。

“二哥，菲菲，你们的喁喁情话，还有完没完？”

“要我们发表个什么意见么？”方军问。

“对了，就是要你讲话，因为你是方家的人！二哥！我知道你讨厌玛丽小姐——”其实，这院里喜欢这条刁钻古怪的狗的人不多，也可以说没有。“不过，你不能没有一个

态度！”

“是，女家长——”

“不要话里带刺，二哥，什么时候你片子拍得有点含蓄就好了！”她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女人，厉害得要死，她父亲在世的时候，那样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学校长，也让她三分。“好吧！你不要以为我多管闲事！关于玛丽小姐，看在早去世的母亲，和新近离开我们的父亲分上，看在咱们这个无论如何也能算是书香门第的分上，不能不考虑到舆论的力量。弄得玛丽小姐没人管，都想一推了之。像话吗？”

“不至于吧！”方军表示不理解，他说，“一切不是挺正常的吗？”

“正常个屁，不能这样对待玛丽小姐，且不说咱们是什么人家，且不说老爷子刚过世，从保护动物协会的观点——”

“我们可没有虐待啊，芳芳！”大嫂贺若平连忙声明。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说起责任来，谁都有一份，因为我们是胡同口方家的子女。”方芳一脸正气，一派大度，也难怪父母在时，特别器重她，而对两位少爷失望。

方军说（这种不得体的话，也就是他能没心没肺地说出来）：“至于这么严重吗？玛丽小姐虽说上了点年纪，但终归是条叭儿狗，卖了算了！”

全院大哗，“啊？——”

方军所以成为一名三流导演，可能与他自我感觉略差有点什么联系。

他压根未把大家的亏他说得出口的惊诧神情放在眼里，继续发表他的谬论。

“那么好，我有个朋友在杂技团，驯狗的。也许，玛丽小

姐具有表演天才呢？”

这回，方芳发她姑奶奶的脾气了，猛喝一声：“你还有完没完？”

菲菲拉了他一下，他赶紧举手做投降状。

“二哥，我看你实在差劲！”

他知道她的厉害，从小就斗不过她，虽然他比她大好几岁，但事事处处都得听她的。白长了个大个子，白当这个哥哥。上树，他不敢，只能站在树底下拣她扔下来的枣吃。后海挨着他们家院墙，夏天跳进去游泳，冬天跑上去滑冰，他只有站干岸眼巴巴看的份。他妹妹无所不能，无所不会，徜徉在天上是蓝天白云、水里也是蓝天白云的后海上，美滋滋地，快活得这后海都盛不下她。“下来呀！笨蛋——”那时她不叫他哥，而叫他笨蛋、笨虫、大土鳖或者傻驴什么的。他也真往水里跳，而且不止跳过一次，每次都淹得两眼翻白。细算算，喊他哥，也是他当导演以后的事。

不过要是让她去看他的样片，准会娥眉一竖：“这片子也就是你这笨蛋导得出来吧！”他承认他片子拍得不好，但他能找出无数的理由，把过错推诿出去。他永远怨天尤人，永远觉得他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他的妹婿王拓非常羡慕他有糟蹋国家几十万人民币的权利，而且还有抱怨的资格。

方芳戳着他的脑门，很不客气地数落着：“关于玛丽小姐，你有意见你有看法你有什么好主意可以发表，不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遵命！”方军一向被她“镇压”惯了，马上缄口噤声，表示服帖。

王拓估计他老婆下一步，该进入这次家庭会议的主

题了。

果然，她把目光转向抽闷烟的老大，这一家的长门长子。

方彬这人，猛一看，挺不知深浅的。总做出一副深沉的思考状。其实，全家人都明白，越是这种样子的时候，他脑子也越是什么都不想。要是此刻谁问他，你妹妹和你兄弟在争论些什么，他一定是两眼露出茫然的光，说不出个所以然。

王拓在他老丈人家，其实更亲近导演，而不喜欢这位处长大人。

方老夫子终生抱憾的事，便是家门不幸，儿女不肖。老人家所谓的不肖，主要是怨恨他们不争气，一个个不学无术。如果说老二中看不中吃的话，那么，这个老大则是既不中看，又不中吃。“真想不到翰林府终止在我这一代……”

王拓深知逝世的岳父岳母，也未必很愿意接纳他为书香门第的乘龙快婿。只不过是，第一，在插队时结的婚，无可奈何，不得不认可的事；第二，怎么说，多少还有一份精干，虽然文化程度太差了，老三届，高中水平，这使老人摇头，幸好吩咐干些什么，不至于像二位少爷那样不顶用，也就接受这个现实了。由于时常被岳父母差遣，女婿顶半子使用，这两位郎舅，导演比较亲近他，因为可以省却自己许多麻烦，何不乐得轻松？而处长呢，老怀着一种对于精明的戒备，怕遭他算计似的警惕着。

“大哥。”方芳“笃笃”地走到方彬跟前，她丈夫认为她没有必要在自家人面前，充当领导，好像不管着几个人，不当个头，就不是中国人似的。

王拓心想：第一，你不是家长，谁也不曾选你。老爷子

未在遗嘱里册封你为他老人家的法定继承人，你没必要在这儿指手画脚！第二，你要匡扶人心，维系道统，发扬书香门第的温柔敦厚、福寿绵长的家教家风，那你就不妨身先士卒，将玛丽小姐弄回自己家里来“供养”，何必来这套假招子？他听他老婆对她大哥，一个什么部什么司什么处的处长继续发表门第伟大论，对玛丽小姐的态度也就是对先考先妣的态度论，那副道德面孔，应该说从演技角度来看，是不错的，但这套宣传，让他腻味透顶。

方彬了无反应，方芳逼着问他。

“你说吧，大哥，怎么办才能妥帖些呢？”

“什么事呀？芳芳？”方彬的拿手好戏，就是装糊涂。其实，他有时确实喜欢脑子处于空白状态当中。不过此次这场戏虽是他老婆鼓捣他才开演的，他做不了贺若平的主，是实情，但他想从这条狗身上先做文章，达到另外的目的，说明他也并非十分太呆。

他有时真呆，有时装呆，有时一点也不呆。

正如老夫子说过的，呆是他的生存之道，要不，能当上处长？据说还要当局长。

方芳当下就光火了，你不想要玛丽小姐，对不起，也甭打算往外推。她本来就觉得老爷子刚过世，方家不该这么快出现让人家看笑话的事，不过考虑到这个玛丽小姐确实难缠，才凑在一起商量个好主意的。好！这位处长像没事人一样，简直岂有此理！

她根本不晓得她哥哥的底牌，他笨吗？不该笨的时候，一点不笨！虽然，她不清楚他大学是怎么毕业的，但在他那个部那个局那个处混得还不错的。呆人有呆福，官场倾轧中，也能捡到些便宜。现在，他用这一套来对付自家人，真

有他的。

“那我们大家回来干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但始终挺着胸，做出优美姿势，时刻表明她是个艺术家，而且，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艺术家的样子。

时代也真能造就人才，方芳从乡下回城以后，文不成，武不就，高考落榜，坐机关无门，当工人不愿出力，扫马路怕丢人。也许演过几天样板戏，有些艺术细胞，成了区文化馆的舞蹈教员。应该说，她挺能张罗，主办过一次国际标准交谊舞大赛，操持过一个业余的时装模特表演队，上了报纸，上了电视，成了文化艺术界的一位名流。如今掏出名片来，头衔也是一串一串好吓人的。她那大学校长的父亲，除了叹息还是叹息：“虎牌万金油啊！”对她沦落到三教九流这一点总是皱眉头，“方家门风怎么会如此不堪？娼优隶卒，全有了！”

老人的这种念头，她当然认为是很可笑的：“得了吧，爹！”

“我们大概是太落伍了！”他掰着指头对玛丽小姐说（别人谁还肯听呢），出了个不三不四的导演，姘上个活人妻的女演员，又来个跳舞的，又来个小老板，包括那个无能的处长和他的小市民的老婆，全是胸无点墨之辈。

她不听这一套，掉屁股就走。

不过老人能原谅她，她未赶上好时候，上山下乡，失去学习机会。所以，他有些抱愧，若她能读书，比两个儿子要强百倍。“即使如此也比那两个草包像人些啊……”

方芳在院子里站定，脸一板，打量着她的大哥，一个破处长给她装糊涂，心想，甭给姑奶奶来这一套，我不吃。“怎么回事？大哥，还得请教你呢？”

“不是礼拜六吗？哦——”说到这里，方彬仿佛才明白一样，“今儿不是礼拜六！对，不是礼拜六。”原来老爷子健在时，周末，全家照例总是要团聚一次的。

“大哥，这儿不是机关，不是官场，用不着跟我们大家打太极拳。不是大嫂讲了嘛！她不要玛丽小姐了！”

贺若平连忙声明，她不是这个意思。说实在的，这家人，此刻，谁也不想担这恶名声，老爷子尸骨未寒，就嫌弃玛丽小姐了。

这条狗闻名遐迩，是来自异邦，是纯种马耳他，有谱系证书，而且是一位大使夫人送的，至今还时不时地托人捎来狗食罐头的。

好一个了得！是一条有海外关系的狗。

她赶紧向在座诸人，再三解释，主要是她怕担当不了这份责任：“我跟你们说实话，这个玛丽小姐越来越难侍候，动不动就闹绝食，真不好办。这不才决定把大家请回来，商量怎么解决的吗！”

虽然玛丽小姐不是十分可恶，但也十分地不招人喜欢。可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待见，你讨厌，但你得接受，你还不敢怠慢。

其实，恨不能说去他妈的！

方彬做出恍然大悟状，“哦，哦，你看，你看，忙晕头了，忙晕头了……”

他装得极像，抱着脑袋，似乎日理万机，不堪其扰的样子。

自打王拓辞掉公职，干公司，做买卖，当老板，身上沾有铜臭气以后，从老丈人起到两位舅爷，到自己老婆，都把他视为异类。他从此也索性不买这书香门第的账，老爷子是

双料博士，他服气，剩下的，跟他一样。拿“文革”中爱说的话形容，彼此彼此，都是一丘之貉，尤其这位大处长。他心里在骂：“什么东西？装他妈的孙子。分明是一心想踢走玛丽小姐，觉得自己吃亏了。现在，他变得不知情了，好像倒是我们大家来给他找麻烦似的。”

妻舅的这分智商，他真不敢恭维，很难相信是博士的后裔。

可他居然还有可能被提拔，真他妈的邪行，而且还是吴铁老（老爷子的朋友）透出来的口风。

这两位妻兄，他讨厌方彬那假正经，情愿离他远些。而宁可接近方军，虽然吊儿郎当，至少他有一份直率。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全在脸上摆着，不玩儿阴的。老人在世时，全家人谁不拍玛丽小姐的马屁？包括那个此刻当少年犯的方大为。别看那是条狗，得拍，不拍不行，要讨老人的欢心，就必须拍。

独他不！他不喜欢狗，喜欢女人。

方军风流韵事不断，而且档次极低，有时和风尘女子来往，被捉进派出所过。可他从来不给自己贴花描金，做出正人君子的样子。他知道他老爹半点看不上他，认为他是败类。他妈祈祷上帝保佑，只要他不杀人放火，就算万幸了。他承认他不行，不灵，“王拓，不怕你见笑——”他说他搞不了事业，搞不了钱，要什么时候连女人也不想搞了，他大概就成了西方文学中的“多余的人”了。

“在这里，我不如狗——”

“你不能不承认，一种很反常的情况下，狗会比人重要。”

王拓也腻味这条狗。

他在这家里，应该说能谈得来的，只有导演。

每当他俩谈兴正浓时，方彬总会过来好奇地问：“什么？什么？”这家伙有种怕被人暗算的恐惧，时刻保持警惕。因此，不大好说他呆，但这样猛插一杠子的做法，又难以说他多么聪明。

这两个人，根本不愿意跟他搭讪，因为他只知道做官，谈其他无异对牛弹琴。

说起来，这段插话，那还是前不久给老爷子办丧事时的事情了。

方校长之死，也算是倍极哀荣了。怎么讲，一代鸿儒，学界泰斗，自然是相当重视的了。活着，也许无所谓，一死，倒有了分量。人的价格行情，时涨时落，忽而尊重，忽而贬低，碧落黄泉，真能有天渊之别的。不过，这一回，也许是最后一回，翰林府那扇咣啷咣啷的大门，从未出现过的辉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索性开而不关了。于是，那影壁，那石狮，仿佛回光返照似的，突然鲜亮了许多。

可以想象，是多么忙忙乱乱了。其实死亡应是一件悲痛的事，可难得的哀荣压倒一切的时候，丧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本义，应酬和场面比什么都重要了。

于是方军和王拓也用不着哀痛欲绝，倒格外地清闲自在，因为插不上手。

那几天这条胡同、这个小院可热闹了，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哪怕只当一天大学校长，也是个长。人一死，沾个长字，那风光就很不一样。加上老爷子是真正的有学问，便多一层实在的体面和货真价实的光辉了。这样，官场也好，学界也好，来的宾朋贵客竟黑压压挤满了一院子。

院里临时设了个灵堂，负责照应来吊唁的党政领导，知

名人士，亲朋好友，门墙桃李，都是长门长子和那位穿了一身黑的姑奶奶的场面了。方军和王拓，虽说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女婿，也不知是他们上不去台盘，还是这两个家伙不愿上台盘，反正被排除在外，连泣血稽颡的机会也没有。方芳那天风光极了，她请来的一位电视台朋友，扛着个机子随她转。方彬当然不愿失去这样一个能与负责同志、与各路名流或巴结、或讨好、或增强印象、或放长线以便将来钓大鱼的机会，何况他的身份（不孝孤哀子兼某某部某某司某某处的处长）历史地把他推到这个出风头的场面上来。

可惜那张脸，永远木木然，幸好是丧事，这表情还算合宜。

一个人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不时提醒自己。

他对自己说：不可能再碰上这样一位老子了，连早年获得过博士学位的英国牛津，美国马萨诸塞，也发来了唁电。这使有些人认为，怎能落在洋人后面？纷纷登门三鞠躬了。方彬认为若不利用这点“剩余价值”，岂不太傻了么？于是，他跟了妹妹抢风头，忙得个不亦乐乎。

被冷落或自甘冷落的方军和他的妹婿，躲在东屋里，只有玛丽小姐陪着。一口连一口地喝着上好的茉莉，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万宝路。姑奶奶有话，这种细枝末节的小地方，决不可以掉胡同口方家这名门望族的价。哪怕把裤子当了（这是绝不至于的），烟要好烟，茶要好茶，坐小车来吊唁的客人，司机一律开钱。她知道大嫂贺若平小户人家出身，生性抠门，特地讲清楚，把发票留下来，三三三十一平均负担。这样，他们两个本着不吃白不吃的精神，尽情享用了。

王拓知趣，因为他不姓方，不插手也罢，导演被冷落，完